

编者按：林捷曾任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长期从事川剧艺术院团的建设、管理工作。为成都市川剧院（团）的组建、青年演员的培养、传统剧目的整理、新创剧目的推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振兴川剧40周年之际，登载他的口述历史记忆，对我们总结川剧发展的历史经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56年11月，文化部开了一个全国巡回演出的会议。因为我当时在北京拍电影，成都市文化局就通知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和省上的张达雄、重庆文化局的钟启柏，我们三个人代表四川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由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刘芝明主持。

会议要求：让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得奖的剧目和得奖的演员扩大影响；推动全国的戏曲改革。会议指出：这次巡回演出的要求很严格，严格通过市场运作的办法，不是剧团来了就能演出，而是需要每个地方先签订合同后演戏，演出费用规定是“四六分成”，即“剧团六成、剧场四成”；另外文化部和铁道部研究决定，此次全国巡回演出剧团的衣服、道具全部免费运输。

开完会各个地方剧团便开始准备签订合同，因为全国的剧团都很重视得奖的演员，去签订合同的时候人家要问：“你们的剧团有哪些得奖演员？”当时我们没有什么得奖的演员，都是一帮中青年演员，得奖的演员都调到了西南川剧院去了。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北京、上海、南京的剧场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剧团就比较冷漠。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告诉他们说：“我们不是没有得奖演员，我们的得奖演员都调到省上去了，我们现在的演员都是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演员，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北京拍电影，拍了电影之后才准备巡回演出。”各个地方一听说我们在拍电影，就改变了态度，当时能在北京拍电影的剧团可不是一般的剧团，肯定是比较好的剧团。这样我们从北京、天津、济南、徐州到上海、南京、郑州、西安，都签订了合同。

因为川剧全国巡回演出是解放后第一次巡回演出究竟咋个弄法，我也咨询了很多。通过张朝，找王朝闻、吴雪这些专家。这些专家对一些得奖的演员还比较熟悉，但对我们剧团却很不熟悉，他们心里也没底。

这次川剧全国巡回演出先到北京，因此在北京能不能打响，能不能成功就是关键。选哪个剧目，用哪个戏打炮，这又是个关键。我们带了30个剧目，哪个剧目可以打响？如果第一个打炮戏没有打响就麻烦了。我和阳翰笙、陈鹤山、王少燕三个人商量，我们剧团到

（未完待续）

泛罗致各地的戏曲演员，蓄养戏班，以完成“御前承应”的任务，尽量讨得乾隆的欢心。

（三）

在“四大徽班”进京之前，清宫的演剧活动，主要还是以“雅部”，以唱昆腔为主。但由于乾隆爱好“新剧”，因而，除了昆腔以外，其它的地方戏曲，如徽戏、秦腔、弋阳腔、滩簧等等，也都在扬州集中，时人称为“乱弹”，又叫“花部”。为此，盐商们不仅征集本地艺人，还到苏州、安徽，甚至四川等地，去聘请优秀艺人。一时间，各剧种的驰名戏班，云集扬州，相互学习，艺术竞争。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花部”的繁荣发展。

慈禧太后，不仅爱看京剧。并且，对京剧颇有研究。她熟悉的剧目的唱腔与表演，知道各个行当演员的艺术水准。她所赏识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杨小楼、陈德霖、王瑶卿、钱金福、刘赶三、陈云甫等，都是学有专长、自成一派的著名演员。慈禧将他们列为“内廷供奉”，经常召集他们进宫演出。

据说，有一次光绪皇帝打鼓，打的是昆曲牌子《朱奴儿》。这个曲牌，一共要打四句，可是，他把当中两句没有打，“场面”上的人，也不敢跟他讲，只好将错就错。后来，在戏班里也就流传着《朱奴儿》与“御制”《朱奴儿》两种曲牌。

庆贺挚友戴德源老师 新书《川剧释词》出版

□周大祥

川剧史翁艺人伦，戴戈^①又叫吴文凭^②，铁笔求史付一误，文正酒酣笔下亲！
《川剧释词》垂真本，解名台前助新生，得力女儿戴丽好，传承非遗川剧情。
注：①戴德源笔名。
②意为“无文凭”。

到了北京后，先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练场演出，请北京专家把我们带来的剧目先审查一遍，审查完再来定第一个打炮戏。

我们在成都准备的时候，希望《耐冬花》一炮打响，它是一个童话剧，专家看后说：“你们平常演出可以，但作为第一个打炮戏不行；第二个戏演出了《萝卜园》，也不行；第三个戏演出了《一只鞋》，专家吴雪比较感兴趣，但是这个戏时间太短，作为打炮戏也不行。以后我们就演出了《谭记儿》，《谭记儿》是李明璋根据关汉卿的作品改编的，这是第一次演出。专家说：“这个戏可以打炮戏。”我们就定了这个戏为第一个打炮戏。

我们又根据阳翰笙的安排，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文联春节的团拜会，全国文艺界各个协会的领导、名演员、专家都要到会。在大会上我们又演出了《拉郎配》，结果一演结束时，一身解放军军装的杨子荣与参谋长，紧紧握住双手亮相、闭幕。紧接着的第五场“打虎上山”一开始，就是头戴兽皮帽、围着白围巾，腰扎板带、脚蹬皮靴、虎皮坎肩外套着大衣的杨子荣，扬着马鞭出场了。有网友说得好，出场的是杨子荣一个人，在后台忙碌着的一群人。有给忙碌的人们打手电照明的，有给“杨子荣”套靴子、穿坎肩、捆腰带的，有给“杨子荣”提大衣的，有给“杨子荣”捆头的。就这还没完，又有老人递来话筒，杨子荣开唱《二黄导板》“穿林海跨雪山气冲霄汉”了。接着，端起递来的水杯，“杨子荣”饮了一口，接过马鞭就上场了。整个过程，尽管那幕间的音乐显得太长，（但确实很动听），也只有两分半钟。就在这两分半钟时间里，后台“打”了一场“枪战”，直到“杨子荣”“骑马”跃出“马门”，才算胜利，打完“战场”。

从杨子荣上场到中场休息，我们又演出了《拉郎配》，一个《谭记儿》，后面又有剧目《杜十娘》《穆桂英》等三十多个剧目。

剧目定了后，根据北京市文化局安排，我们正月初一在北京市就演出了，打炮戏是《谭记儿》，演出场地是比较好的长安剧院。很快，当时成都市副市长李勤人写了一篇介绍川剧和我们剧团的文章《从谦逊说到成都市川剧团》，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李勤人当时写好后寄给我，我又拿给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李青专家看了，这基本上就安排好了。

这以后，我们就在北京的长安剧院、吉祥剧院和崇文门外的大众剧院（中国评剧的那个剧场）演出了将近20多场。其中，我们去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央领导同志演出了《谭记儿》；还受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院长的邀请演出了一场《拉郎配》。戏剧学院看了这个戏，流传出一首打油诗，诗的最后一句是“胜过当年莫里哀”。北京这一场硬仗打下了，市长李宗林当时在北京开会，专门去演出的剧场看望了剧团的同志。

在这之后，我就安排到天津演出。当我们团到了天津以后，毛主席提出要看川剧，但是因为剧团已经去了天津，所以毛主席没有看成，很遗憾。之后我们就去了济南，济南演出完了又到徐州。北京演出的盛况给全国演出了很好的基础，虽然川剧是第一次巡演，各地接待我们都很快热情，比如：徐州为了宣传“川剧如何好如何妙”，政府还组织观众观看演出。

（未完待续）

班”进京祝贺演出，更促使戏曲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

（三）

那时候，官方对于戏曲，重视的是“雅部”，以唱昆腔为主。但由于乾隆爱好“新剧”，因而，除了昆腔以外，其它的地方戏曲，如徽戏、秦腔、弋阳腔、滩簧等等，也都在扬州集中，时人称为“乱弹”，又叫“花部”。为此，盐商们不仅征集本地艺人，还到苏州、安徽，甚至四川等地，去聘请优秀艺人。一时间，各剧种的驰名戏班，云集扬州，相互学习，艺术竞争。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花部”的繁荣发展。

慈禧太后，不仅爱看京剧。并且，对京剧颇有研究。她熟悉的剧目的唱腔与表演，知道各个行当演员的艺术水准。她所赏识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杨小楼、陈德霖、王瑶卿、钱金福、刘赶三、陈云甫等，都是学有专长、自成一派的著名演员。慈禧将他们列为“内廷供奉”，经常召集他们进宫演出。

据说，有一次光绪皇帝打鼓，打的是昆曲牌子《朱奴儿》。这个曲牌，一共要打四句，可是，他把当中两句没有打，“场面”上的人，也不敢跟他讲，只好将错就错。后来，在戏班里也就流传着《朱奴儿》与“御制”《朱奴儿》两种曲牌。

清朝的戏曲（续）

□邓小秋

9月28日，新创川剧《沃野炊烟》正式建组。会议由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副院长、该剧项目负责人及主演王玉梅主持，蒋明睿以及主创团队导演、美工、编导、舞美、灯光、音乐设计、服装设计、道具设计、田志远等相关工作人员参会。

蒋明睿首先介绍了该项目的创作背景以及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采风调研情况，他表示新创川剧《沃野炊烟》是剧院在喜迎二十大重要时间节点的重要创作作品，此剧不仅是一部反映时代、描绘乡村振兴、传递群众心声之作，更是集结全院优秀创作人才队伍，邀请重量级著名导演共同打造的用心之作。随后，王玉梅介绍了该剧主创团队人员、演员人员安排等工作。关大心讲到，非常感慨时隔十年再次来到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导戏，从川剧《黎明十二桥》时与剧院建立了合作关系，此次的再次合作意义重大。王玉梅在总结中说，期望大家不负期待，力求精益求精，讲好乡村振兴成都故事，脚踏实地创作、助力乡村振兴。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

9月28日，新创川剧《沃野炊烟》正式建组。会议由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副院长、该剧项目负责人及主演王玉梅主持，蒋明睿以及主创团队导演、美工、编导、舞美、灯光、音乐设计、服装设计、道具设计、田志远等相关工作人员参会。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

喜迎二十大，川剧创新戏。国庆期间，由四川省川剧院重排的传统经典川剧《龙凤呈祥》和由四川省川剧院、中共南江县委副书记、南江县人民政府、四川省戏剧家协会、陈智林川剧技能大师工作室、四川丝路青年文化发展集团联合出品的红色革命题材《红漫巴山》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排练。两个剧组的演职员国庆不休息，坚持排练，为喜迎二十大，为观众呈现两场精彩的川剧演出，以此展现四川省振兴川剧40年的又一新成果。

这是继获得第十三届文华大奖后四川省川剧院再出发，用文化人的情怀与情感，全身心投入到新剧目的排练中，代表着川剧人对伟大祖国奉献的又一曲颂歌。（四川省川剧院）

喜迎二十大，川剧创新戏。国庆期间，由四川省川剧院重排的传统经典川剧《龙凤呈祥



《草鞋县令》从2017年孕育到今天能够走上艺术的高峰,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在座的各位领导的悉心关怀,也为《草鞋县令》成功斩获文华大奖提供了强有力保障。犹记今年5月,也是在这个会议室,戴厅长、王琼巡视员在《草鞋县令》剧组集训动员大会上对我们剧组的谆谆教导和激励,正是有了你们的厚爱,让《草鞋县令》剧组代表四川参评文华奖的角逐,我和学院及川剧院的同仁们才能信心百倍地、众志成城向着共同的目标勇往直前。在此,我有三点感触向各位领导汇报和同仁分享。

首先,如果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那么川剧就是四川文化的重要命脉,川剧是我们四川文化底蕴最为厚重的艺术样态。此次艺术节共有39部作品角逐“文华大奖”,包括京剧《风华正茂》、舞蹈诗剧《只此青

川剧《草鞋县令》荣获文华大奖,是我省文旅战略及重大决策的非凡成就,也是川剧重回全国戏曲第一方阵的重量标志。川剧《草鞋县令》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捧回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我们十分激动,我代表剧组,代表四川省川剧院对各级领导、专家及同仁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获奖,是和厅领导高瞻远瞩、指挥若定密不可分。

在省文厅的正确领导下,两院合一,集中全部力量,逆水行舟,共同锻造打磨《草鞋县令》。特别是戴允康厅长、王琼巡视等领导多次深入排练一线看望慰问剧组人员,现场办公解决实际困难,为剧组战胜高温、限电、疫情等诸多不利影响,一心一意提升剧目艺术品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主创、主演以及全体演职员,不分年龄,不论职务,不分昼夜,明确目标,领会要求,不厌其烦,反复打磨,精益求精,锲而不舍,形成了良好的创排局面。

此次冲奖过程,工作计划周密,措施得力。从创排到首演、川剧节巡演,直至最终在天津大剧院中国艺术节演出舞台上的完美呈现,特别是在最后冲刺阶段,面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指挥部精心策划,做好预案,积极行动,使得《草鞋县令》剧组成为少数几个(此次艺术节舞台艺术作品39台,线下演出8台,其中本地两台,外地6台),顺利抵达演出现场,并成功开展线下演出的剧组。

剧组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排练演出一线成立了由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宣发、后勤等部门通力协作,持续开展《草鞋县令》参演中国艺术节,参评国家文华大奖的宣传与评论工作,营造出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为最终捧回文华大奖添砖加瓦。

新征程,新起点。川剧将不负重托,抓住新的战略机遇,齐心协力创佳绩,振兴川剧再出发。四川省川剧院将按照“一地四中心”的发展思路,大力实施川剧“天天有演出”工程,发扬《草鞋县令》剧组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进取精神,既能驾好顺风船,也能行好逆水舟,为振兴川剧和基本建成文化强省旅游强省不断贡献川剧人的智慧与力量。

发出最好的声音 呈现最完美的表演

——在川剧《草鞋县令》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智林

特色文化、独特表达。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草鞋县令》线上展播得到了734万观众的认可和点赞,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全国的戏曲品种中,川剧的表现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是独树一帜的,它是我们川人智慧、川人精神的独特创造。通过以文化人,寓教于情的语汇和程式,川剧必将在四川文化强省战略中日益彰显出卓越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创造力。

其次,每一部好作品的出现,都是沉住气打磨、积累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会议上强调:“文艺要坚持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草鞋县令》2022版,是承载了我们5年多情感、情怀后的再度涅槃。新版《草鞋县令》采用古鉴今的手法对民

10月2日晚 7:30,合江

县川剧团演出的新编现代戏《最后一场封箱戏》在合江县公演并网络直播。由于合江县路途遥远加之疫情防控要

——观新编现代戏《最后一场封箱戏》

□杜建华

求不能到现场观看,对于我这样不习惯网上看戏的观众来说,还是拿起手机,面对不断卡顿的小视频,虽然感觉不顺畅,但令人牵心挂肠的故事,演员优美的唱腔,准确到位的表演还是让我不离不弃地看完了全场演出。除了动人的故事、悦耳的唱腔之外,这出戏,还让我看到了普通川剧人的坚守与担当。

这是一个发生在小镇万年台上的故事。就在川剧团长陈丽雯光荣退休、准备告别演出之时,剧团最有希望的小生演员林有才弃艺经商,离开剧团。年仅10岁的丫丫、剧团伤残演员高大川的养女自愿拜师学艺。8年后,陈丽雯精心培育的丫丫学艺有成。此时,林有才经商发财回到小镇要拆掉万年台搞经济开发,遭到陈丽雯、高大川的坚决抵制。不料高大川突发疾病住进医院,高昂的医疗费让丫丫动摇了继续学习川剧的信念,要去打工挣钱。面对即将拆掉的万年台和爱徒的离去,陈丽雯与师兄妹以演出最后一台《绣襦记》作为告别。父辈的坚守、声情并茂的演唱,感动了陈有才,解开了埋藏心中的郁结。最终,承载着数百年文化历史的万年台成为小镇文化中心,古镇旅游为小镇带来了新生活。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曾提出了“立主脑,剪头绪”、“贵天然”的戏曲创作法则,以此来关照《最后一场封箱戏》的创作演出,可谓十分贴切。这出描写当下川剧人情感生活的现代戏,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并非宏大历史题材,却获得了63万网络观众的线上观看。现代戏究竟以什么打动观众,这出戏给了我们四点启示。

合江县川剧团是当前四川省硕果仅存、尚能坚持创作演出新戏的两个县级川剧团之一,他们常年流动于基层、服务于山乡群众的事迹早已传遍业界、见诸报端,因而也得到各级党委、文旅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扶持。在振兴川剧40周年之际,他们勇于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敢于直面基层川剧团的生存状况进行创作,因地制宜、积极作为,在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守一方阵地,创造条件创新因、展开、结局,皆因为情感因素而导致发生,因而,故事情节的推动显得自然而然。当年,因一次演出事故,同台演员高大川也因此落下残疾,有才因此而心结难解。但是,作为川剧人的后代,他心中仍然保持着一份对父辈、同行和川剧的起码情感和尊重,这也是最终矛盾能得以解决的情感基础。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基层川剧从业者真实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那份对艺术的执著和坚韧传统,而剧本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现实针对性和情感倾向,正是触及观众心灵和体现剧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之所在。

其二,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演员富有韵律化的表演和自然而饱含情感的演唱,为观众提供了戏曲审美的丰富元素。第一主角陈丽雯的扮演者张晓红是一位年愈半百,具有深厚舞台积淀的优秀演员,恰好与剧中人年龄、身份、地位十分贴近,她对于角色的体验感同身受。难得的是,张晓红如同剧中人一样,有一副天然美好的嗓音,无论高中低

本精神生动诠释,历经半年多的前期策划和创作完善,于今年4月23日正式启动排练,6月15日首场演出。在此之前,该剧自2018年首演以来,已经获得过

十五次主创研讨终始成。我们的二度创作致力于追求将传统文化贯彻得淋漓尽致,同时还得有烟火气、接地气,还要思考如何守正创新川剧的艺术表达。剧中

们想要出精品的决心,一遍又一遍地排练磨合了整个团队的默契,以戏立人、以团动人,所有聚焦在强光下的演员,都带着职业信仰,带着满腔热情,奉献自己,只为能“发出最好的声音,呈现最完美的表演”。《草鞋县令》一路走来,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却又环环入扣。正是因为大家上下一心、全心投入、心心相印,才有了决赛舞台上的精彩呈现。同时,在厅领导的科学决策下,经过多方协调,剧组160多位演职人员提前一周到达天津闭环备战,在演出前两天临时更换剧场,48小时完成装台调试后,9月1日正式不负使命成功完成展演……正是这种踔厉奋发、精益求精的一颗菜精神激励着全体剧组成员踔厉奋进,用实际行动献礼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最后,《草鞋县令》充分发扬戏曲“一颗菜”精神。自今年启动复排以来,剧组上下齐心,争分夺秒,对剧目精推细磨。160多位演职人员秉持“一盘棋”谋事、“一股劲”干事、“一条心”成事的信念,全团上下沉着应战,从本剧提升打造项目开始,我们遇到了疫情、地震、酷暑、限电等一系列不可抗力的意外,但这些都没有打倒我

们。天幕上的苏东坡词,是我们循着原字体设计而成的;载魂之舟的设计创意则是基于对戏剧价值的考量。戏剧的最终目的是人文关怀。“离微不二把心修,不负天地载魂舟”。诗言志,戏寓理,在我看来,剧中主人公纪大奎不仅是一个清官形象,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有神有爱民之心的贴心父母官。

再次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对《草鞋县令》一直以来给予的关怀和厚爱,感谢学院和川剧院同仁的通力协作,感谢所有剧组成员的奋进与付出。正所谓“情真艺精,品在于心”,我们要对艺术满怀敬畏,对专业永葆赤诚,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做好剧目推广,在守正创新中传播我们的川剧魅力,用戏曲讲好中国故事。

音,她都能保持吐字清晰、婉转自如、轻重舒缓、入耳入心,游刃有余,动人心弦。友情助演扮演高大川的是四川省川剧院的名角熊宪刚,这位

一直在坐轮椅上的角色,依然展示了他独特的演唱技艺和讲口之功。陈有才、丫丫的扮演者王耀超、朱婷婷都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青年演员,无论唱、念、做、舞都情感真诚、规范有度。满台演员无论老中青都表现出良好的基本功和职业精神。

其三,作为综合艺术的川剧,尤其不可缺少的是编、导、演、音、美的共同创造,导演对舞台的整体构架和把握功不可没。全剧所体现出来的清新、现代而又不失传统风格的审美风格,使该剧显示出在当下川剧舞台演出剧目中独具一格的艺术品质。

舞台美术设计由于网络传播的局限而难以有效呈现,但是其简洁、大气、象征、准确的创作表达,为全剧提供了有所裨益的审美元素。音乐设计全剧风格统一和谐而不失川剧韵味,为演员的演唱提供了坚实基础。正是经过编、导、演、音、美各方的合力创造,该剧达到了以情动人、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其四,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这样一出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情感、没有什么悬疑可言、更没有所谓名角大腕登场的一个县剧团的演出,却获得了63万观众的点击观看,除了演出之前的广泛宣传之外,由此也可以捕捉到一些新信息,即21世纪的观众,仍然保持着对川剧艺术的观赏需求,网络直播川剧这一全新的观剧方式,可以给观众带来新的观剧体验和审美愉悦。

合江县川剧团是当前四川省硕果仅存、尚能坚持创作演出新戏的两个县级川剧团之一,他们常年流动于基层、服务于山乡群众的事迹早已传遍业界、见诸报端,因而也得到各级党委、文旅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扶持。在振兴川剧40周年之际,他们勇于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敢于直面基层川剧团的生存状况进行创作,因地制宜、积极作为,在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守一方阵地,创造条件创新因、展开、结局,皆因为情感因素而导致发生,因而,故事情节的推动显得自然而然。当年,因一次演出事故,同台演员高大川也因此落下残疾,有才因此而心结难解。但是,作为川剧人的后代,他心中仍然保持着一份对父辈、同行和川剧的起码情感和尊重,这也是最终矛盾能得以解决的情感基础。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基层川剧从业者真实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那份对艺术的执著和坚韧传统,而剧本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现实针对性和情感倾向,正是触及观众心灵和体现剧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之所在。

其二,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演员富有韵律化的表演和自然而饱含情感的演唱,为观众提供了戏曲审美的丰富元素。第一主角陈丽雯的扮演者张晓红是一位年愈半百,具有深厚舞台积淀的优秀演员,恰好与剧中人年龄、身份、地位十分贴近,她对于角色的体验感同身受。难得的是,张晓红如同剧中人一样,有一副天然美好的嗓音,无论高中低

本版编辑 熊英 实习编辑 康雪梅

本版编辑 曾浩月 实习编辑 黄月

“上游广元、下临广安,南进深圳,西教巴蜀”,四海唱念,八方做打,一刻也不得闲的八旬“老汉”、川剧名家杨昌林先生,近日因缘际会云游到“四川省”的指挥街,和我这个川剧晚辈于一杯素茶间、在一桌二椅旁,扯起川剧式口,摇起古风折扇,就势摆起川剧龙门阵。

我们的川剧龙门阵从十八扯开始,天南海北,往事铁闻。从非遗传承摆到《杀惜》《杀奢》,从《烛影摇红》谈到《卖画拍门》,当我们从《中国有川剧》摆到《好戏连台》栏目时,谈兴甚浓的杨老汉突然陷入沉思,片刻之后才缓缓说到:小樊啊,任庭芳老师这一走啊,把老汉的心走痛了,老汉这心头啊一想起就“哇凉哇凉”的。转眼一瞬,杨老汉双眼红润,再一转头,杨老汉已是泪眼婆娑,猛回头,滚滚泪珠双颊流。

在杨老汉的老泪纵横里,任老音容依稀闪现,杨老汉的低沉话语中,上一辈川剧名伶间的亲情清晰可见。珍视的戏缘、珍贵的情谊,摆在话头,却上心头。情绪慢慢平息下来的杨老汉,一边翻着他手机相册里保存着的他和任老的合影照片,一边谈起他和任老的最后一谈。邱老汉一夜泪流,杨老汉痛心怀念,两个川剧演员日常见面的眼泪,包含了自己很多的任性。正因为这样,任庭芳这一走啊,老师的心很难受。

邱老汉搭过支架的心脏不宜承受过多,见此情景我故意转移话题,说道,幸好任老师和您两人都相互铆着劲在比拼,正是有了你们两个在艺术追求与目标上的你追我赶,才同时成就了川剧导演的两座高山。

邱老汉听后若有所思,缓缓说道:小樊啊,任庭芳老师这一走啊,把老汉的心走痛了,老汉这心头啊一想起就“哇凉哇凉”的。转眼一瞬,杨老汉双眼红润,再一转头,杨老汉已是泪眼婆娑,猛回头,滚滚泪珠双颊流。

邱老汉这一走啊,老师的心很难受。

</